

•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•



凯旋门

[德] 雷马克著 朱 雯译

·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·

(全译本)

凯 旋 门

[德] 雷马克著

朱 雯译

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



952850

Erich Maria Remarque
ARC DE TRIOMPHE

国际中文版授权©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 Copyright © 1946.
Erich Maria Remarqu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Mohrbook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3,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.

凯 旋 门
〔德〕雷马克 著
朱 雯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群众印刷厂照排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875 插页 2 字数 406,000

1994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200,001—300,000册

ISBN 7-5327-1607-4/I·964

定价: 10.60元

一个女人转过身朝拉维克走过来。她走得挺快，可是脚步蹒跚得古怪。直到她差不多挨近他身边的时候，拉维克才发觉她。只见她脸色苍白，颧骨高耸，两只眼睛间距很宽；面容呆板，活像一张假面具；看样子仿佛凹陷下去似的，而一双眼睛，在街灯的亮光里，显出一种没有神采的空虚的表情，这便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这女人那么紧挨着他身边走过去，差点儿跟他碰着了。他便伸出一只手去，抓住她的手臂；她身子一晃，要是他不扶住，她准会倒下去。

他紧紧抓住她的手臂。“您要去哪儿？”过了半晌他问。

那女人呆望着他。“放开我！”她轻轻地说。

拉维克没有回答。他还是紧紧地抓着她的手臂。

“放开我！你这是想干什么？”那女人勉强动了动嘴唇。

拉维克有着这么个印象：她根本没有瞅他。她只是透过他，望着茫茫黑夜的一个什么地方。他只是一件什么东西，把她挡住了，她就跟这东西讲着话。“放开我！”

拉维克马上看出来，她不是一个妓女。她也没有喝醉酒。这会儿，他把她的手臂抓得不那么紧了。她若要挣脱，那是很容易的，可是她没有转到这个念头上。拉维克等了一会。“夜里，单身一个人，在这个时辰的巴黎，您到底想去哪儿呢？”他心平气和地又问了一句，把她的手臂松开了。

那女人还是不吭声。不过她也没有再往前走。仿佛一旦停了下来，她就再也不能继续动弹似的。

拉维克倚在桥栏杆上。他可以感觉到手底下那潮湿而多孔的石块。“也许是到那儿下面去吧？”他往后边转过头，朝下面塞纳河指点着，在那灰茫茫的、正在逐渐消逝的光辉中，这塞纳河奔腾不息地向着阿尔玛桥的阴影流去。

那女人没有回答。

“太早了，”拉维克说。“太早了，十一月的天气，冷得太厉害了。”

他掏出一包纸烟，又在衣袋里摸索着火柴。他发现那小纸盒里只剩下了两根火柴，于是便小心翼翼地弯下身去，用双手遮住火焰，免得让河上飘来的微风吹灭。

“也给我一支烟吧，”那女人用一种几乎听不清楚的噪音说。

拉维克抬起头，把一包纸烟递给她。“阿尔及利亚的。外国军团的黑烟草。对您来说，也许太凶了一点。别的纸烟，我这儿可没有。”

那女人摇了摇头，取了一支。拉维克把燃着的火柴递给她。她抽得很急，吸得很猛。拉维克把火柴梗往栏杆外扔去。它就像一颗小小的流星，穿过黑暗往下掉落，直到触及水面，它才熄灭。

一辆出租汽车慢慢地驶过石桥。司机把车停了下来。他朝他们望了一眼，等了一会，随后一踩油门，沿着湿漉漉、黑沉沉的乔治五世路驰去了。

拉维克突然觉得很累。他工作了一整天，却还睡不着觉。因此他又走出来喝酒。可是这会儿，在阴冷的深夜，疲劳突然像个袋子一般把他没头没脑地笼罩起来了。

他瞅着那个女人。他干吗要拦住她呢？她总有那么点儿不对劲，这是很明显的。可是，这跟他又有什么相干呢？像这种有点儿不对劲的女人，他已见识得多了，特别是在深夜，尤其是在巴黎，而现在，对他来说这本来也无所谓，他所需要的只是几小时的睡眠。

“回家去吧，”他说。“深更半夜的，您还在街上干什么？您只会招来麻烦。”

他把大衣领子翻了起来，准备走开。那女人却瞅着他，好像不理解似的。“回家？”她重复了一遍。

拉维克耸了耸肩膀。“回家，回到您的公寓里，回到您的旅馆里，回到您爱叫什么就叫什么的地方去。您总不会愿意让警察给抓去吧？”

“回到旅馆去！我的天！”那女人说。

拉维克停住了。又是一个自己不知道该上哪儿去的人，他想。这是他事先能够料到的。情况往往总是这样。晚上，她们不知道该上哪儿去，可是第二天清早，你还没有醒来，她们却早就走掉了。那时候，她们倒知道该上哪儿去啦。这种陈旧的、廉价的悲观绝望，是跟黑暗一块儿到来，又跟黑暗一块儿离去的。他把烟头扔了。倒像他自个儿不明白这种情况，又像他明

白得到了厌烦的程度！

“来吧，让我们上哪儿去喝一杯。”他说。

这是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。到那时，他可以付了帐就走，而她也可以决定怎么行事了。

那女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，脚下绊了一下。拉维克一把抓住她的手臂。“累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想可以。”

“太累了，反而睡不着吗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那是会的。来吧。我来扶着您。”

他们走到马索林荫道。拉维克感到那个女人紧靠着他。她靠着他，不像是疲累了的样子，而像是快要摔倒下来，非得撑住不可似的。

他们穿过赛尔比皮埃尔一世林荫道。在夏洛特街的交叉口后面，有一条街伸展着，远处，轻飘飘、黑沉沉地，凯旋门那个庞然大物像是浮现在细雨迷濛的天空中。

拉维克指着一家地下室酒店那狭窄的、亮着灯光的门。“在这儿——咱们还能搞到一点东西吃咧。”

这是一家汽车司机们常去的小酒店。这会儿，有几个出租汽车司机和两个妓女坐在里面。司机在玩纸牌。两个妓女在喝苦艾酒。她们飞快地瞥了一眼，打量着进来的女人。随后她们不感兴趣地把脸转开了。年岁较大的那一个，大声地打了个哈欠；另外一个没精打采地动手在脸上化妆。背后，有个勤杂工，长着一张疲乏的耗子似的脸，把锯屑撒在四周，随后开始打扫地板。拉维克和那个女人，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边坐下。这儿比较方便，他更容易离开。他大衣也没有脱。“您想喝点儿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我说不上。随便什么都行。”

“两杯苹果白兰地，”拉维克跟一个穿着背心、卷起衬衫袖子的招待说。“还要一包吉士牌香烟。”

“这牌子的我们没有，”招待说。“只有法国烟。”

“那也好，就来一包劳伦斯绿包的。”

“绿包的我们也没有。只有蓝包的。”

拉维克瞧着那个招待的胳膊，那上面刺着一个在云端里行走的裸体

女人。随着他的视线，那招待攥紧拳头，让肌肉跳了起来。于是那个云端里的女人，便淫荡地扭动着她的肚子。

“好吧，就要蓝包的，”拉维克说。

那招待龇牙咧嘴地笑了笑。“说不定我们还有一包绿包的留着呢。”他拖着脚步走了。

拉维克的视线一直盯着他。“他脚上穿的是红拖鞋，”他说，“胳膊上刺的是一个印度舞女！他一定在土耳其海军里服过役。”

那女人把一双手搁在桌子上。她搁下去的样子，倒像她永远不想再把它们抬起来似的。她这双手曾经细心保养过，但这并不说明什么。它们仍然没有保养得怎么好。拉维克发现，她右手中指的指甲都已经裂开；好像撕裂以后没有锉齐；有些地方，指甲油都已经剥落了。

招待送来了两杯酒和一包烟。

“劳伦斯绿包的。总算找到了一包。”

“我想您是会找到的。您在海军里服过役吗？”

“不。在马戏团。”

“那就更好。”拉维克把一杯酒递给那个女人。“这儿，您喝。在这种时刻，这是最好的东西了。也许，您还想来点儿咖啡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就把这杯酒一口气喝干了。”

那女人点了点头，把酒喝干。拉维克打量着她。她那张苍白的脸上，差不多毫无表情。嘴很饱满，就是没有血色，看上去轮廓显得模糊；唯有头发长得可挺美——一种有光泽的、天然的金黄秀发。她戴着一顶扁圆形的无檐帽，雨衣里面穿一套定制的蓝色连衫裙。这套衣服是由一位手艺高强的裁缝制作的，不过她手上的那只绿宝石戒指，因为宝石太大，反而不像是真的了。

“您还想来一杯吗？”拉维克问。

她点点头。

他招呼招待。“再来两杯苹果白兰地。不过杯子要更大一点的。”

“更大一点的杯子？里边的酒也要更多一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就是两杯双份的苹果白兰地了。”

“你猜得很对。”

拉维克决定赶快喝完就走。他既感到厌烦，又累得要死。一般来说，他对待这些意外事情原是很有耐心的；他已经经历了四十多年风云变幻的生活。不过像此刻这样的局面，他也见识得太多了。他在巴黎住了好多年，晚上往往睡得很少——于是在路上看到的就多了。

招待把两杯酒送来了。拉维克端起一杯酒味强烈、香气沁人的苹果白兰地，小心翼翼地放到那个女人面前。“这一杯您也喝了吧。它不会起多大作用，可是能让您暖和暖和。再说，事情不管怎么样——您别把它看得太严重。天下没有什么事情会长久严重下去的。”

女人瞅着他。她没有喝酒。

“的确是这样，”拉维克说。“尤其在夜里。黑夜把一切都夸大了。”

那女人仍然瞅着他。“您用不着安慰我，”她说。

“那就更好啦。”

拉维克环顾四周，找那个招待。他已经够了。他知道这种类型的人。她大概是俄国人吧，他想。她们这种人啊，只要在什么地方一坐下来，身上还是湿漉漉的，可就变得放肆起来了。

“您是俄国人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是。”

拉维克付了帐，站起身来告辞。就在这同一瞬间，那个女人也站了起来。她这个动作又沉静又自然。拉维克迟疑地望着她。好吧，他随后想，到了外面我也一样可以脱身的。

天已经在下雨了。拉维克立定在门口。

“您往哪个方向走？”他决定跟她走相反的方向。

“我不知道。哪儿都行。”

“可是——您住在哪儿呢？”

那女人做出一个急速的动作。“我不能到那儿去！不，不能！我不能那么做！不能到那儿去！”

她的眼睛里突然充满了一种狂暴的恐惧。她吵过架，拉维克想。跟谁闹了一场，她就跑到外面来了。明天中午，她会重新考虑一番，回到家里去的。

“您认识什么人可以上她那里去的吗？相熟的人？您不妨从小酒店里给他们打个电话去。”

“不。一个也没有。”

“可您总得上一个地方去。那您没有钱去开一个房间吗？”

“我有。”

“那您就到旅馆里去。那种旅馆小街上到处都有。”

那女人没有搭理。

“您总得上一个地方去，”拉维克急躁地说。“您不能呆在街上淋雨呀。”

那女人拉了拉雨衣，往紧里裹了裹。“您说得对，”她说，好像突然打定了主意似的。“您说得很对。谢谢。您可以不用再替我操心了。我好歹会去找一个地方。谢谢您。”她用一只手把大衣的领子拉拢了。“谢谢您的种种关心。”她带着一种充满悲痛的神情，抬头瞅了拉维克一眼，原想强作欢笑的，可是没有成功。随后她穿过迷茫的细雨，迈着无声的脚步，毫不迟疑地走了。

拉维克默默地站立了一会儿。“真是该死！”他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，又惊奇又犹豫。他不知道这是怎样发生的，又是怎么回事，那种绝望的微笑，或者那种眼色，或者那条空寂的街道，或者那个夜晚——他只知道不能让这个女人独自一个在雨雾中行走，而这个女人突然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。

他跟在她后面。“跟我一块儿去吧，”他不太亲切地说。“我可以替您找一个地方。”

他们走到了星星广场。这片广场在细雨迷濛的灰黯中，显得硕大无朋，一望无际，出现在他们前面。这会儿，雾更浓了，再也看不清楚从广场上分岔开去的街道；所能看见的，只有那宽阔的广场，疏疏落落地亮着街灯的微光，矗立着隐没在浓雾中的雄伟的石拱门，好像它支撑着忧郁的天空，庇护着下面无名英雄墓上的寂寞而惨淡的火焰，在这黑夜和孤寂中，这座无名英雄墓看去仿佛是人类最后的墓穴。

他们穿过整个广场。拉维克走得很快。他十分疲累，什么都不去想了。在他身边，他听到那个女人摸索着走的轻盈的脚步声，她悄没声儿地跟着他，脑袋耷拉着，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，一个微小的、陌生的生命的火焰——而蓦然间，在广场的深夜岑寂之中，说来奇怪，这一霎时她好像是属于他的，虽然他对她一无所知，或者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有这种感觉。对他来说，她是一个陌生人，正像他在各处遇到的陌生人一样——可是，说也奇怪，就凭这一点，似乎比那千言万语和当时文明的习俗更使她和他接

近了。

拉维克住的那家小旅馆，是在特尔纳广场后面瓦格拉姆林荫道旁边的小路上。那是一幢相当破败的房子，只有一样东西是新的：大门上头那块标着“国际旅馆”几个字的招牌。

他揪了下门铃。“还有空着的房间吗？”他问那个开门的服务员。

那小伙子睡眼惺忪地瞪着他。“老板不在，”他最后结结巴巴地说道。

“这我知道。我问你是不是还有空着的房间。”

小伙子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。他看见拉维克带来了一个女人，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开一个房间。根据他的经验，这样就失去了带女人进来的意义。“老板娘已经睡着了。要是我叫醒她，她准会把我开除的，”他说，一边用劲地在身上搔着。

“好吧。那我们就得自个儿去看啦。”

拉维克给了年轻人一点小费，拿了自己的钥匙，走上楼去，后面跟着那个女人。他在打开自己的房门之前，先察看了一下隔壁那个房间的门口没有鞋^①。他敲了两下门。没有人应声。他小心地旋了旋门把手。门是锁着的。“这个房间昨天就空着，”他自言自语地说。“我们再到另一边去试试。老板娘大概怕臭虫会溜走，所以把房门锁着了。”

他打开自己的房门。“请坐一会儿。”他指着一张红色的马鬃沙发。“我去一下就来。”

他打开那扇通往狭小铁阳台的大窗户，爬过联接起来的格子棚，到了隔壁阳台上，试着把那边的门打开。可是这扇门也是锁着的。他只好无奈地爬回来。“没有用。我没有办法在这儿替您找到一个房间了。”

那女人坐在沙发犄角里。“我可以坐在这儿一会儿吗？”

拉维克仔细地打量着她。她的脸蹙皱着，露出疲乏的神色。好像她再也站不起来似的。“您不妨待在这儿，”他说。

“只要一会儿工夫——”

“您可以睡在这儿。这是最简便的事情。”

那女人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。她慢慢地，几乎是无意识地转动了一下

① 按照欧洲旅馆的习惯，客人在就寝前往往把鞋留在门外，让服务员拿去擦刷。门口没有鞋，说明房里没有人。

脑袋。“您本来应该让我留在马路上。现在——我想，我现在倒是不能够——”

“我可不是那么想的。您不妨待在这儿睡觉。对您来说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我们不妨等到明天再说吧。”

那女人瞅着他。“我不想——”

“我的天！”拉维克说。“您根本不会干扰我的。有人找不到去处，而在这里留宿过夜的，这也不是第一次。这是一家收容难民的旅馆。像这样的事，差不多每天都有。您不妨睡床，我睡沙发。我是已经习惯了的。”

“不，不——我就待在这儿。我只要坐在这里，也就行了。”

“好吧，随您的便。”

拉维克把大衣脱了，挂在一个钩子上。随后他从床上拿了一条毛毯和一个枕垫，还把一张椅子移近沙发。他从浴室里找来一件浴衣，将它搭在椅背上。“给，”他说，“这是我所能给您的东西。要是您愿意，您也可以穿上睡衣裤。那边抽屉里您可以找到一套。我不再来打扰您了。现在您可以到浴室里去。我在这儿干点事。”

那女人摇了摇头。

拉维克站在她面前。“可是我们得把您的大衣脱了，”他说。“都已经湿透啦。还有帽子，您也拿来给我吧。”

她把两样东西都给了他。他拿个枕垫放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。“这是给您当枕头用的。这张椅子放在这里，好让您睡着后不至于摔下来。”他把椅子移得更近沙发。“还有您的鞋！不用说，全湿透了！这样挺容易着凉。”他把她的鞋脱了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双羊毛短袜，替她穿上。“这样，现在就好多了。苦中作乐。这是一个老兵的格言。”

“谢谢，”那女人说。“谢谢。”

拉维克走进浴室，旋开水龙头。水哗哗地冲进洗脸盆里。他把领带解掉，心不在焉地往镜子里端详着自己。一双深深地陷在眼窝里的、善于观察的眼睛；一张累得要死、只有眼睛还显出一点生气的狭长的脸，对从鼻子到嘴巴那段人中来说，嘴唇也显得太软了——还有，在右眼上方，给头发遮住的地方，一道长长的锯齿形疤痕——

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。“真该死！”一霎时，他把什么事情都忘了。生活里是有这种忘却一切的刹那间的。而在隔壁房间里，还坐着那个女人。

“我来啦，”他叫道。

“受惊了吗？”他拿起电话听筒。“什么事？是的。好。是的——当然啰——马上，是的——行——是的。哪儿？好，我马上去。热的浓咖啡——好的——”

他小心地放下听筒，在沙发的扶手上又坐了一会儿。“我非得去了，”他说，“马上去。”

那女人随即站了起来。她身子有点儿摇晃，便往椅子上靠去。

“不，不——”一会儿工夫，拉维克看到这种立刻顺从的样子，很受感动。“您尽管留在这里。快去睡觉。我要出去一两个小时。到底要多久，我也说不出来。您尽管待在这里吧。”他穿上大衣。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，可马上就被抛开了。这个女人不见得会偷东西吧。她不是那一号人。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。何况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让她偷。

他已经走到门口的时候，那女人问：“我能跟您一起去吗？”

“不，不行。您就留在这儿吧。您需要什么，尽管拿来用。您要睡床，您就睡在床上。那边还有科涅克白兰地。您就睡吧——”

他转过身子。“把灯开着，”那女人突然急促地说。

拉维克把手从门把手上挪开了。“害怕吗？”他问。

她点点头。

他指指钥匙。“等我走了，您就把门锁上。可是，别把钥匙插在锁孔里。楼下还有一把钥匙，我可以用它开进来。”

她摇了摇头。“倒不是那个意思。不过，就请您把灯开着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拉维克机警地瞅着她。“我怎么也不会把灯关掉的。让它开着就是了。我理解那种心情。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。”

在刺槐街的拐角上，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。“到劳里斯东街。快！”

汽车司机转了个U字形的大弯，开进卡诺特林荫道，随后又驶上冶金工厂林荫道。当他穿过大军林荫道的时候，一辆双座小汽车从右边朝它疾驰过来。要不是路面湿润而光滑，两辆汽车早就相撞了。但当那辆双座汽车煞停之后，还是滑到了大道中心，正好擦过出租汽车的水箱。小汽车如同旋转木马似地兀自滴溜溜地打转。那是一辆雷诺牌小汽车，驾驶它的是一个戴着眼镜和黑色圆顶硬礼帽的人。每到拐弯处，人家总有一会儿工夫可以看到他那张煞白的愤怒的脸。后来，那汽车在街道尽头停住了，对

着凯旋门，好像对着阴曹地府的巨大门洞似的——一只绿色的小甲虫，从里面伸出一个没有血色的拳头，朝夜空威胁似地挥舞着。

出租汽车司机转过头来。“您可曾见过这样的事情？”

“见过，”拉维克说。

“可还戴着那样的帽子呢。为什么戴着那种帽子的人，夜里开车总是开得这样快？”

“他有权利嘛。他是在大道上开车。您干吗要责骂他？”

“他当然没有错。那也正是我要责骂他的原因。”

“要是他错了，那您又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一样要骂他。”

“您好像把生活看得很轻松。”

“那我就不会那样责骂别人了，”司机解释着，把汽车开进了福煦路。“也不会那样大惊小怪了，您懂吗？”

“别说了。十字路口，把车开得慢些。”

“我也正想这样做。街上那个该死的油污。可是，如果您不想听我的回答，那干吗还来问我呢？”

“因为我累了，”拉维克不耐烦地答道。“因为现在是夜里。就我个人来说，还因为我们是不知名的风里的火花。接着往前开吧。”

“那是另一回事了。”司机怀着一定的敬意，用手碰了碰帽子。“那个我懂得。”

“我说，”拉维克猜测道。“您是俄国人吧？”

“不是。不过我在等候顾客的时候，看了不少的书。”

今天我倒楣，跟俄国人打交道，拉维克想。他把头往后面靠下去。咖啡，他想。滚热滚热的黑咖啡。但愿他们准备得很充分。我的手千万得十分镇定。否则的话——维伯尔准会打我一枪的。不过，我一定会很顺利。他把车窗放下，慢慢地、深深地吸了一口湿漉漉的空气。

二

一间小小的手术室，灯火通明，如同白昼。它看去像是一个很讲卫生

的屠宰房。四周放着几只上面漂有血渍棉花的水桶，地上到处是绷带和棉塞，而红色乃是对一切白色的响亮而又庄严的抗议。维伯尔坐在接待室里一张上釉的钢桌旁边，正在做着记录；一位护士正在煮手术用具；水在沸滚，灯光似乎在发出咝咝的响声，只有桌上的那个躯体，无辜无挂地躺着——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跟它相干的了。

拉维克把肥皂液浇在手上，开始擦洗。洗的时候，他很恼怒，用的劲很大，仿佛要连皮肤都给擦掉似的。“真该死！”他喃喃自语道。“糟糕的、倒楣的、该死的东西！”

护士厌恶地瞅着他。维伯尔抬起头来望了一眼。“别激动，尤金妮亚小姐。凡是外科医生，总爱骂人。尤其是在事情弄糟了的时候。这一点，您也应该习惯了。”

护士将一大把手术用具丢进了沸水里。“佩里尔教授就从来没有骂过人，”她用冒犯人的语气解释道，“他也救过许多人。”

“佩里尔教授是一位脑科专家。一位最高明的手术技师，尤金妮亚。我们做的是腹部手术。那是另一回事情。”维伯尔合上了记录簿，站起身来。“您已经全力以赴，拉维克。可是，对于那些江湖郎中实在没办法。”

“不错——可有时也有办法。”拉维克擦干了手，点上一支纸烟。那护士打开窗子，露出一种无言的指责的样子。“好样的，尤金妮亚，”维伯尔夸奖道。“总要按照规矩办事。”

“我有责任。可我不想发作。”

“那就好，尤金妮亚。这就叫人放心了。”

“有些人没有责任。也有些人不愿意负责任。”

“那是在指您呢，拉维克！”维伯尔笑了起来。“我们最好还是走开。尤金妮亚早晨总爱找碴儿。反正，这儿也没有什么事了。”

拉维克转过身去。他瞅着那个尽职的护士。她可毫不畏惧地回望他。那副镍钢边眼镜使她那张苍白的脸显得有种不可侵犯的样子。她原是一个跟他一样的人，可是在他看来，却比一株树都更陌生。“请您原谅，”他说，“您是对的，护士小姐。”

白皑皑的灯光底下，桌子上躺着一个几小时前还具有希望，在呼吸、痛苦和颤动的生命，而现在，它却只是一具没有知觉的尸体了，而一个名叫尤金妮亚的机器人护士，她怀着责任感和自尊心，一向以从未走错过一步而自豪，这会儿把尸体遮了起来，推了出去。这些人才是永远活着的，拉

维克想——生活不爱他们，这些木头的灵魂——所以生活忘记了他们，就让他们一直活下去。

“再见，尤金妮亚，”维伯尔说。“今天您好好地睡一觉。”

“再见，维伯尔医生。谢谢您，医生。”

“再见，”拉维克说。“请原谅我骂了人。”

“早安，”尤金妮亚冷冰冰地回答。

维伯尔笑了一笑。“真是冷若冰霜。”

外面，已经是灰濛濛的拂晓了。垃圾车辘辘地驶过街头。维伯尔翻起了衣领。“恼人的天气！我能送您去吗，拉维克？”

“不必了，谢谢，我还是走回去。”

“这样的天气走回去？我可以带您走。又用不着绕道。”

拉维克摇了摇头。“谢谢您，维伯尔。”

维伯尔朝他仔细端详着。“真奇怪，只要有人死在手术刀下，您总是那么激动。您已经当了十五年外科医生，应该习惯了！”

“是的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所以我并没有激动哪。”

维伯尔站在拉维克面前，显得又魁梧又结实。他的一张大圆脸，好像一个诺曼底苹果。他那撇修剪齐整的黑唇髭，给雨水沾湿了，在闪闪熠熠。停在路边的那辆别克牌汽车也在闪闪发光。一会儿，维伯尔就要坐进汽车，舒舒服服地开回家去了——回到郊外那幢玫瑰色的精致住宅里去，那里有着一位干净利落的女人，两个干净利落的孩子，以及一种干净利落的生活。当手术刀刚一划下去，狭狭一条鲜红的血水随着轻轻的一压马上就流出来，当人体用夹子和钳子夹住，仿佛一张重重叠叠的幔幕似地被揭开，当从没见过阳光的内脏暴露出来，当医生像一个林莽中的猎人，追踪蹊迹，忽然遇到一匹巨大的野兽，蛰伏在败坏了的细胞组织里、在结节里、在肿块里、在裂口里的死神——于是战斗开始了，在这场无声的、疯狂的战斗中，除了一片薄刀、一支细针和一只镇定的手以外，无法使用其他的武器：这种时候的屏息紧张，你怎么能向他解释于万一呢？——随后，一重暗影忽然冲进了高度凝聚的耀眼的白色中间，像是一种庄严的嘲弄，仿佛使得那刀变钝了，针变脆了，手变沉了——于是当这个看不见的、谜也似的搏动着的東西：生命，在一双没有能力的手底下退落、崩解、卷进这个永远也不能接触到或者把握住的黑色的漩涡——当一张前一会儿还在呼

吸、还有姓名的脸，变成一副没有名姓的、僵硬的面具——如此毫无意义地、事与愿违地失去知觉——它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你怎么能解释——又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呢？

拉维克又点上一支纸烟。“二十一岁，”他说。

维伯尔用手绢擦掉他唇髭上沾着的亮闪闪的水点。“您干得很了不起，拉维克。我是做不到这点的。至于您救不活一个被江湖郎中耽误了的病人——这事情可跟您毫不相干。要是我们不这么想，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“是啊，”拉维克说。“那我们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维伯尔把手绢放好。“您毕竟已经挺过来了，现在您一定炉火纯青了。”

拉维克带着点儿讥刺的神色瞅着他。“人是不会炉火纯青的。不过有许多事情却可以习惯。”

“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是的，而有些事情却没法儿习惯。但那就很难理解了。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咖啡起的作用。也许使我那么清醒的，果真是咖啡。而我们却又把它误认为是激动了。”

“那咖啡是挺好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很好。”

“我知道怎样煮咖啡。我有个预感，觉得您会需要它，所以就亲自动手了。这跟尤金妮亚通常煮出来的黑水不一样，可不是吗？”

“那是不能比的。您是煮咖啡的能手嘛。”

维伯尔跨进汽车。他踩着油门，将头从车窗里探出来。“我就不能带您走吗？您一定很累了。”

真像一匹海豹，拉维克心不在焉地想。他真像一匹健壮的海豹。但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的呢？为什么常常出现这种矛盾想法的呢？“我不再觉得累了，”他说。“咖啡把我的精神给提起来啦。您好好地去睡一觉吧，维伯尔。”

维伯尔笑了。他的牙齿在黑唇髭底下闪着光。“这会儿我不会就睡觉。我还要在花园里干活。我要栽种郁金香和水仙花。”

郁金香和水仙花，拉维克想。在整洁的分隔开的一块块花坛里，中间是整洁的用小圆石子铺砌的一条条小道。郁金香和水仙花——春天的桃色和金色的风暴。“再见，维伯尔，”他说。“其余的事，要劳您照顾了，行吗？”

“当然啰。今儿晚上，我会打电话给您。遗憾的是，收的费用很低。几乎不值得一提。那女孩子很穷，看样子也没什么亲人。我们再考虑吧。”

拉维克做出一个手势，表示不要去谈它了。

“她给了尤金妮亚一百法郎。看来，这是尽她所有了。这样，您只能得二十五法郎。”

“那没关系，”拉维克不耐烦地说。“再见，维伯尔。”

“再见。明儿早上八点见。”

拉维克顺着劳里斯东街慢慢地走去。要是在夏天，他准会坐在园林里的长凳上，沐浴着早晨的阳光，怀着无杂念的心情，凝望那湖水和幼小的树丛，等到紧张情绪消失了，便乘车返回旅馆，上床睡觉。

他走进布瓦西埃街拐角上的一家小酒店。几个工人和卡车司机站在柜台前面。他们喝着滚热的黑咖啡，还把奶油糕点泡在里面。拉维克朝他们望了半晌。这是一种平凡的、简单的生活，一种可以把握、可以实现的生活：晚上累了，吃点东西，找个女人，睡个连梦也没有的大觉。

“一杯樱桃酒，”他说。

那个垂死的女孩子，右脚踝上戴着一根狭狭的、不值钱的假金链——这种蠢事，只有在年轻、热情而又缺乏鉴赏力的时候才做得出来。链子上还有一片东西，上面刻着：“永远记着夏尔”，链子缚牢在脚踝上，让人家取不下来——这根链子道出了一个故事：在塞纳河附近树林里度过的多少个星期天，关于恋爱，关于那个无知的青年，住在纳伊什么地方的一个小小的珠宝商，关于在阁楼上度过的九月里的许多夜晚——随后，突然间，外出，期待，恐惧——那个永远记着的夏尔可就再也没有回来，后来有个女朋友知道一个地址，什么地方的一个产婆，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，揪心的疼痛和流血，流血，一个张皇失措的老太婆的脸，手臂，急忙推进一辆出租汽车，把你甩掉，一连串痛苦和躲藏的日子，最后装上汽车，送进医院，紧抓在灼热、湿润的手心里那最后的一百法郎——太晚了。

收音机大声地响了起来。播放的是一支探戈舞曲，有个带着鼻音的嗓子唱出一些愚蠢的歌词。拉维克又把施行手术的整个过程回想了一遍。他检查了每一项操作。说不定早几个小时还有救。维伯尔打过电话给他。可那时他不在旅馆里。所以那女孩子就不能不死了，因为他还在阿尔玛桥上闲荡。维伯尔自己不会施行这一类的手术。这是偶然的幸。那只戴着金